

主編 羅家倫
編輯 中華民族史料叢編

蘇報案紀事

主編 羅家倫
中華民國史料叢編

蘇報案紀事

DA20/P

中國國民黨
中央委員會
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四月再版

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藏本
中央委員會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九月一日影印初版

蘇報案紀事

(精裝一冊)

定價：壹幣一五〇元
美金 四元

發行所：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中央委員會

臺灣省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之一
郵政劃撥帳戶一四六一八號

經銷處：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灣省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之一
郵政劃撥帳戶二一八一號

印刷者：國

際印刷廠
臺灣省臺北市大同路一二五號

版權所有・印刷必究

蘇紀

事報

案

蘇報案紀事目錄

蘇報案紀事

（一名癸卯大獄記）

康有爲 哀哉無國之民 客民篇 祝北京大學堂學生 燕人
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 讀革命軍 介紹革命軍 革命軍 讀
嚴拏留學生密諭有憤 革命軍序 異哉滿學生異哉漢學生 滿
洲警察學生之歷史 駁革命駁議 革命駁議附 賀滿洲人 釋
仇滿 敬謝教育會 虛無黨 嗚呼保皇黨 殺人主義 反面之
反面說 敬告國民議政會諸君 敬告國民公會發起諸君 賀愛
國學社之獨立 論仇滿生 記讐滿生附

蘇報案紀事

(一名癸卯大獄記)

蘇報者。向爲日本人所創辦也。後衡山陳夢坡。飽以江西知縣。因教案落職。移居上海。憤官場之腐敗。思以清議救天下。遂承辦是報。至今將及四年。蘇報自陳夢坡承辦後。因陳夢坡之善聽人言。而主持論壇者得其人。其宗旨本別異於各報。其所主張者。由變法而保皇。由保皇而革命。草蛇灰線。層級井然。蓋蘇報者。人皆以爲善造風潮之報也。不過無賞擴充勢力。不能普及全國。且多不合中國人閱報之腦筋耳。而卒天下之積勢爲蘇報之所激盪。遂令蘇報案爲中國前途一大紀念。

蘇報之所以大張旗鼓。實始於去年之冬。蓋增人學界風潮一門。乃大爲閱者之所注目矣。說者以東南學界之屢次破壞。皆蘇報之罪。亦未始無因。然卽令有罪。而亦蘇報之所不辭者也。本年之春。蘇報日益發達。先持漸進主義。至此乃持激烈主義。其所以然者。亦見中國之恥辱。社會之腐敗。日甚一日。幾於無可收拾。遂

寧天下之不避而於萬籟無聲之中陡發此天空大震之震。處此霹靂旋於諸頑固之頂而不能去。則其驚駭狂叫謀所以消滅之也。又何待言。由是觀之。則間五月十三日之事。不必其非常可怪也。

蘇報案者。永遠之紀念物也。吾慮其事件之散軼。不足以供後起之參考。故特以日記之法。逐一紀之。而以大改良之日爲託始。以官場之所媒孽。實始于是日之論說。非有所抹煞也。凡蘇報之本論。及各報之輿論。而凡有影響于本事件者。亦並及之。

章鄒之獄。與蘇報原不相涉。政府所控之條款。亦蘇報章鄒并列。且此次關涉蘇報之人物。且有與章鄒絕不相類者。名爲六君子。若以章鄒同類并稱之。辱章鄒多矣。雖然是案也。以蘇報爲發端。而「蘇報案」三字。中西各報及士君子之口。皆同聲稱之。夫繩之絕也。必有絕處。今名曰蘇報案紀事。亦以蘇報爲其絕處。耳。耳不然。章鄒者。蘇報尙能表揚其宗旨。若龍積之。又當何說哉。故吾又寧名爲癸卯。

大獄記也。如是而沈。盡之獄。南匯之獄。亦於此序。其一斑至其偏而不全之處。以及所記之日前後各事。容俟補輯。

五月初六日

是日蘇報大改良。於發論精當時議絕要之處。夾用二樣字。錯落出之。是日之論說。爲『康有爲』。其中『革命之宣告。殆已爲全國之所公認。如鐵案之不可移。』數語。卽政府所指控者也。後此數語。譯成英文。再由英文譯之。其意則爲『我等之意。欲逐去滿族。以表中國國民之意。』更爲有趣。

康有爲

日來有政府召逮臣康有爲返國之一說。傳聞於海上。是說也。余疑之。

甲說曰。康有爲高官厚祿之思想。彌漫於腦筋。驟不可爬搔。而又惕息於戊戌之危機。奉數行之密詔。感泣至今。思得當以報於漢也。其所以諄諄於南洋十商。表政見於天下人士者。亦豈無病之呻吟哉。實欲間接以乞憐於滿清政府耳。以爲

革命風潮日甚一日。而逋臣有爲不敢辜恩有用我者。決能打消全國之激徒。而保聖清子孫萬世之業。或滿清政府聞而信之。故有是召。

乙說曰。康聖之號出。一切維新皆目之曰康黨。政府以爲今日之風潮。乃戊戌之支流餘裔。少年喜事。必康有爲爲之主動無疑。其所有之辨革命最近政見種種。可憐之書。並未得一達滿清政府之鈞鑒。政府以爲誅一有爲。保可以解散革命之徒而行所無事。遂欲騙之回國而殺之。故有是召。二說也。皆能言之成理矣。然則孰爲近。曰甲說於康有爲之用心爲近。乙說於滿清之行政爲近。二說余皆有取焉。要之康有爲者。開中國維新之幕。其功不可沒。而近年之頃。則康有爲於中國之前途絕無影響。可斷言也。何也。新水非故水。前漚續後漚。戊戌之保皇不能行於庚子之勤王。庚子之勤王不能行於今後之革命。革命之宣告殆已爲全國之所公認。如鐵案之不可移。而康有爲偏奮其胡漢一家之辯。作天王聖明之談。自負其開幕之功。欲強掣後生之動。嗚呼。獨不念今日之新社會已少康有爲立。

錐之地。必欲悍然不顧。抗如荼如火。萬賴之頭。顧而崇奉。無色無光。一家之劍。重吾誠不解其何心。倘滿政府不體諒其苦心。不以爲德。而以爲仇。誑而屠之。則康有爲搖尾於宰夫之前。殊不值通人一笑。若政府眞援而用之。而康有爲之。或有所改革。以增進社會之幸福。亦未可知。而天下大勢之所趨。其必經過一牘之革命。殆爲中國前途萬無可逃之例。康有爲必欲爲革命之反動力。則當今蚩蚩之輩。何所增減於一有爲。特恐天下之激徒。將援先生所說春秋責備賢者之法。欲得剗刃先生之腹。而甘心焉。方今暗殺之風。正在萌芽。乃一試其鋒者。不在反對。婪毒之政府。疆吏。而在爲德不卒。認賊作子。維新首功之康。有爲此亦無可奈何之事。夫政府之欲殺之也。在今日之召革命黨之欲殺之也。在異日之用總之康有爲之生死問題。必爲將來革命史之大注意無疑也。雖然政府之果召之與否。不可知。康有爲之果應召與否。亦不可知。則吾今日之曉舌。其殆多事也歟。

初七日

是時上海國民公會已成立矣。而激進黨以其宗旨之朽敗多不入之。而入之者又以風潮而求出脫。馮鏡如首陳意見退會。紛紛蕃變。其迹頗見于報章。有自署方生者。投函蘇報云。『前至海上見民會四起。諸君誠熱心愛國者。內地之人。瞻望諸君。如在天上。諸君諸君。以一身爲國民之犧牲。以一分子社會爲全國社會之運動。以少數人之名譽實業權利義務爲我支那國家種類存亡絕續之關係。諸君諸君。我尸視之。社稷之。尙復何言。獨其疑似之間。尙不能不爲諸君告。諸君主持清議。設立議會。開演說。究教育。以報國爲宗旨。以拒外爲義務。以振厲少年之精神爲精神。固諸君所同然者也。稍有知識者。亦以爲諸君所同然者也。惟是平和之與急進。破壞之與成全。則諸君不無稍異。我固知其舍此而外。別無意見者。然主義不同。儘可彼此晤談。或一再函商。以期終歸盡美。勿遽著論刊報。詆譏訕諷。攻擊不已。則輿報復報復不已。則爲仇敵。外寇未入而內訌先起。勿謂亡我國者。歐人也。諸君諸君。凡百腐敗皆由吾黨。戊戌政變。反噬者。誰靜言思之。心痛骨悲。今日何日。國禍然眉。凡我。

國民宜如何團結。非我父兄則爲子弟。略其形跡。去其意見。猶懼人心渙散。難於收拾。矧文明如諸君。熱心愛國。同一目的。如諸君中外。責望爲先知先覺。如諸君豈可於小小團體中。激烈競爭。詒守舊者重爲口實。專以深閉固拒爲事。以維新爲大厲。國會未成。而黨禍爆烈。勿謂亡我國者政府也。諸君諸君。我非不知諸君之將來。萬不至此。諸君之所斷斷然不相下者。皆爲大同起見。未必故意敲朴。有意氣存乎其間。然我蒞申三日。嘗聞有無稽之言曰。新黨中某某與某某爭權。某某與某某不睦。某某或中立。某某或首鼠。及見十八十九中外日報及貴報。知傳聞雖不盡實。其言要非無因。諸君諸君。今日何日。以素有名譽之人。一日互相牴牾。然申報館黃某揚波狂吠。內地人見之。則進化必多一阻力。何爲重不自量也。夫諸君固我尸祝之社稷之者也。視爲活佛者也。急切待命。故忘其言詞之顛。敢布區區。『蘇報曰。』『方生之言。公言也。』凡一般之國民。皆當敬聽。但平和急進二派果何者有益於國家。此種問題。良非淺識所能揣定。凡奔走國事者。皆爲志士。所望於志士者。其各抱定方針。

獨自奔赴。不必攻擊。亦不必附。和行乎。吾心之所安已耳。試看中外歷史。國事之經驗。何者可免。干黨派之衝突。必欲馴致天下而出於一途。恐卽以方生之調和手段。其不至迸裂者。亦幾希。敬告方生。我欲急進者。自急進。人欲平和者。自平和。何殊途不可以同歸。嗚乎。中國民黨之現象。其殆如斯而已乎。

是日之論壇爲「哀哉無國之民」也。

哀哉無國之民

哀哉無國之民。印度人之羈勒於英也。猶太人之昇逐於俄也。波蘭人之被虐於俄若德也。其慘酷不可以筆盡。哀哉無國之民。亞洲之東。有支那人焉。自昔而無國。其人非自相殘殺。則任人殘殺。非自相踐踏。則任人踐踏。嗚呼。若歷史。若新聞紙。豈不歷歷見此等事哉。然而其人也。方且自以爲吾中國。其稍有知識者。則曰。吾國將亡。其知識較多者。則曰。吾國之亡。已二百五十年矣。如此類者。非糊塗。則強顏。非謬誤。則假冒。要皆以非國爲國者也。國者有機體也。非徒人民之集合體。

必其民一一有權利有義務無媿爲有機體之一質點而與其國之強弱榮辱無幾微不有密切之關係者也。問支那人有如是一之境乎而猥曰吾國吾國問支那歷史中曾有如是之一說乎而猥曰吾二百五十年前之國本自無國何所謂亡而乃豈雖然相與爭亡不亡之目哀哉無國之民雖然支那人之不國信矣而彼其吾國吾國云云者不可謂非國之理想之端倪也。吾固不敢斷其必不能以此理想見之實事而突於二十世紀現一新建設之國於地球然而吾必先考驗所以建設此國材料如何而後可以下斷語也。請言支那人之材料。崇拜外人爲虎作倀。局促牛計。不問外事。彼方慘殺。此焉歌舞。此個人主義之湊於極端者也。其材料可以爲禽獸。研究學業。簞鼓變法。而依賴根性。若出天賦。一則曰政府再則曰政府。此箇人主義之一變相也。其材料可以爲奴隸。穿穴哲理。解剝世故。人類萬變無足逃其非難。而以矛刺盾。殆有甚焉。和光同塵。別有天地。此個人主義之又一變相也。其材料可以爲倡優。排除此三類。而他求之。尙有其人乎。曰不

若域內志士之一部分。若留學界志士之一部分是已。雖然吾尙懼其有熱情。無實力。有剛胆。無手段也。吾不必遠證。請言近日之現象。自廣西之警。東三省之警。各地集議者數數。其結果有所謂義勇隊焉。有所謂軍國民教育會焉。民族之關係。領土之關係。無一不觸其感情。而將以見諸實事者。然而如石火如電光。即以廣西之警而論。彼頑固之官吏。且以是爲謠言。而所謂志士者。亦若以謠言而置之。求所謂身入虎穴。臨機應變。如各國教士。日本黑龍會之舉動者。無有焉。而近日外國報且言法兵已入廣西。而支那人毫無舉動。且其報館亦若其事已經無足置喙。置之謠言之列者。是何也。留學界聯隊之事。其初固個人交涉也。爲劉某者。不能以個人與之致死。而既已付之公論矣。彼成城校長之冷語。參謀部之風說。是固不以人類視支那人者。返而思人類館之事。返而思祖護蔡鈞斥逐志士之事。彼固何嘗以人類視支那人者。而乃覩覩化化以千人之社會。以一年數十萬之學費。若不能回國自立學校者。若不能互相挹注。以待歐美者。而甘受此呼。

爾蹴爾之教科是何也。嗚呼。豈其果所謂無實力。無手段者耶。抑其社會固自有實力。有手段。而非吾之淺識所能窺者耶。雖然。固不能禁吾之以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而爲之致疑也。嗟乎。猶太人之亡國也。尙以計學名於世界。二十世紀。或占勢力焉。印度之亡國也。割據自立者。尙各數十年。波蘭人之亡國也。尙有志士自立。而至今尙於虛無黨之中。占一部焉。支那人。日日言將爲猶太。將爲印度。將爲波蘭。吾覽其可以勝國民之材料者。而不可得。僅僅得之。而猶不能使吾無惑焉。嗚呼。其果能爲猶太。印度。波蘭之續也歟。哀哉。無國之民。

初八日

是時海上方有挐人之風說。泰晤士報載有蘇州官場文件。乃商約大臣呂海寰日前函告蘇撫。謂上海租界中。曾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衆議事。請即設法。將爲首之人密挐嚴辦云云。又載工部局近因各國駐滬領事。已允上海道之照會。業經簽名。擬將聚衆會議爲首之人拿辦。而工部局未曾允許。該報之論曰。『今聞工』

部局未許拿人。吾輩心竊喜之。蓋一經工部局允許則清國官場將派遣差役紛來租界查拿清白無罪之人。夫彼之過不過在熱心阻止外人之侵犯而極圖救其祖國之瓜分耳。吾輩甚怪乎清國官場之愚魯與其自斃之政策卒見使于久駐外邦無所表見之一呂海寰也。自本報訪問此事後又得北京密電令上海道嚴拿蔡吳湯鈕新黨四人。聞此亦呂海寰之所指名即聚衆會議之首領是也。吾輩逆料此輩清潔之人必居租界之中。深願工部局此後善爲保護之而毋使清國官場有所暗算于彼等總之此皆侵犯個人自由之事。其人必不能久居于文明發佈之時代也。一此次之拿人乃阻法事件之餘波也。其曰蔡吳湯鈕則並義勇隊爲一事。時風潮正急工部局屢次招吳稚暉令其速謀自處而湯鈕則早以特派員北發矣。數日內上海有名之報皆異常沈寂。獨蘇報鼓吹不遺餘力而警報亦最多。

是日之論說爲「客民篇」其中「哥老會中人屢屢肇事以名不雅馴遂變稱爲客民陽以墾荒爲名陰實濟其搶劫之計」又一「客民者即客帶逼移而出者也此